

《週日談之六》

聚與散

在正常的情況下，聚是歡樂的，散，通常難免帶點黯然，常言“天下沒有不散的宴會”就有着這個心理上的暗影。然而人們還是樂於大排筵席，得高興時且高興嘛。宋代辛棄疾就寫過“看尊[樽]前，輕聚散，少悲歡”。為了自慰慰人，我感到他說得不大由衷。

如何在心理上準備應對這人生難於躲避的悲歡離合，相比下，遠不若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裡，籍著黛玉的感嘆所表達得那麼透切，那麼狠。

“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。他¹想的也有個道理，他說，‘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冷清？既冷清則傷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，謝時則增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’”

賈寶玉呢？“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，生怕一時散了添悲，那花只願常開。”

可是花開花謝，卻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。這是黛玉和寶玉性情的差距，處世的不同執著，也是構成他們的悲劇的伏線。

上述所指的都是人際間的離合，並未涉及物質性方面的聚散，有之，近人中，容庚先生²的籌劃，當是此中的佼佼者。他說得好：“聚實不易，散則何難？”因他早有念及此，遂於上世紀50年代，為支持博物館建設，首次向國家捐贈文物。到了晚年，更將畢生珍藏的青銅器、中國畫、書法、名人信札、圖書等，悉數捐獻。

容老是我等晚輩的典範。

¹ 此處的“他”字引自《紅樓夢》原文，現在當寫作“她”。女字旁的“她”，到了上世紀20年代女權運動興起後才出現，起着關鍵作用的人物，是新文化運動先驅之一劉半農（1891 - 1934）。

² 容庚（1894 - 1983），字希白，廣東東莞人。歷任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、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。